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DON'T  
PANIC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DON'T  
PANIC

#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英)亚当斯(Adams,D.)著;  
姚向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ISBN 978-7-5327-5967-5

I. ①生… II. ①亚…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9900号

Douglas Adams

###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Copyright ©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198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258号

###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00,000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ISBN 978-7-5327-5967-5/I·3543

定价:2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恐怖的叫声每天清晨例行响起，这是亚瑟·邓特醒来时忽然回忆起了他身处何方。

倒不是因为这个岩洞很冷，也不是因为洞里潮乎乎、臭烘烘的，而是因为岩洞位于伊思灵顿的正中央，却要到两百万年以后才有巴士经过。

就这么说吧，再怎么迷路都比在时间方面迷路强，亚瑟·邓特可以作证，他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有许多迷路的经验，但在空间方面迷路至少能让你忙得不可开交。

他受困于史前地球束手无措，在制造出如此结果的一系列复杂事件中，被炸飞和遭侮辱这两种命运交替落在他身上，地点则是银河系中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诡譎区域，虽说他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平静，但他此刻仍旧一惊一

乍的。

到今天为止，他有五年没有被炸飞过了。

四年前，他和福特·大老爷散了伙，从此就没怎么见过什么人，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也没有受过侮辱。

只有一次例外。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一个春日傍晚。

那天黄昏刚过，他走在回岩洞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有怪异的光线透过云层。他转过身，盯着光线看，希望突然涌上心头。救援。逃脱。遇难者那遥不可及的美梦：一艘飞船。

就在他的眼前，在他惊异而又激动的目光注视下，一艘修长的银色飞船穿过温暖的晚风徐徐降落，悄无声息，不忙不乱，修长的起落架轻轻放下，像是跳了一段舒缓的科技芭蕾。

飞船盈盈落地，仿佛被静谧的夜晚催眠了，发出的微弱嗡嗡声也逐渐消失。

舷梯自动伸展。

光线倾泻而出。

舱口出现了一个高挑的剪影。那人走下舷梯，站在亚瑟面前。

“邓特，你是个混蛋，”那人说得言简意赅。

来者是个外星人，非常外星的外星人。个子是那种特别的外星高，长了个特别外星的扁平脑袋，生着一双特别

外星的狭缝小眼，夸张的金色长袍一垂到地，领口样式也特别外星，淡灰绿色的外星皮肤光彩焕发，绝大多数灰绿色脸孔唯有通过大量锻炼和使用极其昂贵的肥皂才能这般光彩照人。

亚瑟一时语塞。

对方直勾勾地盯着他。

讶异顿时压倒了亚瑟一开始的希望和战栗，各种各样的念头打起群架，争夺声带此刻的使用权。

“啥……？”他说。

“呜……呼……呃……”他又说。

“噜……啦……哇……谁？”他终于挤出一个字，随即陷入了躁狂的沉默。他连自己也不记得多久没和人说过话了，现在终于品尝到了后果。

外星生物短暂地皱了皱眉，抬起纤细瘦长的外星手爪，瞅了两眼看似是某种写字板的东西。

“亚瑟·邓特？”对方说。

亚瑟惨然点头。

“亚瑟·菲利普·邓特？”外星人吼得言简意赅。

“呃……呃……是的……呃……呃，”亚瑟答应道。

“你是个混蛋，”外星人重复道，“彻头彻底的王八羔子。”

“呃……”

外星人自顾自地点点头，在写字板上打了个特别外星的勾，轻快地一转身，返回那艘飞船。

“呃……”亚瑟绝望了，“呃……”

“少跟我来这套！”外星人怒喝道，大步走上舷梯，穿过舱门，消失在了飞船中。飞船自动关上门，开始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嗡嗡声。

“呃，嘿！”亚瑟喊道，他无助地跑向飞船。

“等一等！”他喊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等一等！”

飞船升了起来，把重量如斗篷般抖落在地，略微盘旋片刻，尔后以怪异的姿势直冲夜空。飞船穿过云层，照亮云层片刻，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亚瑟独自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跳着绝望而微不足道的舞蹈。

“什么？”他嘶喊道。“什么？什么？喂，什么？给我回来说清楚！”

他又是跳又是蹦，直到双腿颤抖，又是喊又是叫，直到两肺刺痛。谁也不答应他。没有人听他嘶吼，也没有人对他说说话。

外星飞船正轰隆隆地飞向大气层外缘，即将进入隔开宇宙间寥落星辰的恐怖虚空。

飞船的乘客，也就是那位拥有昂贵肤色的外星人，躺在飞船唯一的座位里。他名叫“无尽延长”哇噢拜戈。他有理想，

尽管算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他愿意自己头一个承认——但至少是个理想，至少还能推着他一直前进。

“无尽延长”哇噢拜戈是——更确切地说，始终是——宇宙间极少的几个永生生物之一。

天生不死不灭的生物本能地知道该如何应付永生，但哇噢拜戈却不属于此列。实际上，他对他们的恨意与日俱增——那群心如止水的狗杂种。一场涉及一台非理性粒子加速器、一顿流质午餐和两条橡皮筋的不幸意外硬是把永生塞给了他。事故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因为谁也没法精确复制出当时的情况，还有许多人在尝试的过程中要么狼狈不堪，要么魂归地府，要么两者兼备。

哇噢拜戈闭上眼睛，露出冷酷而疲惫的表情，让飞船的立体声系统播放轻爵士乐，想到若不是那些周日下午的打扰，他或许已经成功了——说真的，他确实有可能成功。

刚开始还挺有趣的，他胆大妄为，过着充满危险的日子，冒着重重风险，靠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发了大财，活得基本上比任何人都长。

但到最后，他还是败给了周日下午那种可怕的倦怠，倦怠开始于两点五十五分左右，你知道你已经洗过了今天一般能洗的所有澡，再怎么看报纸上的随便哪段文字，也没法真正读进脑子里，也不可能去尝试报纸描述的革命性的剪枝新技术；你盯着挂钟指针不屈不挠地走到四点，然后就进入了漫长黑暗的



灵魂下午茶时间<sup>①</sup>。

于是，万事万物在眼中都变得乏味了。他经常在别人葬礼上露出的欢快笑容渐渐褪色。他开始厌恶整个宇宙，尤其是宇宙间的每一个人。

他就这样构造了自己的理想，把这件事当作驱使他前进的动力——就他所见，将驱使他永远前进。他的理想是这样的：

他要侮辱整个宇宙。

也就是说，侮辱宇宙间的每一个人。单独地、个人对个人地、一个接一个地，以及(这是他真正下定决心要咬牙克服的困难)按照字母顺序地侮辱他们。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就喜欢给人泼凉水——说这个计划不但误入歧途，而且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凡人总有生老病死，碰到这种时候，他只是用冰冷的目光望着对方，答道，“做人总得有梦想，对吧？”

他就此踏上征程，给一艘坚固耐用的飞船安装了强大的电脑，这台电脑能处理追踪已知宇宙中的全部人口这个过程所牵涉的全部数据，计算出所需要的复杂得让人胆战心惊的路线。

飞船穿过太阳星系的内层轨道，准备绕太阳兜上大半圈，利用引力弹弓效应，把飞船抛进星际空间。

---

<sup>①</sup> 漫长黑暗的灵魂下午茶时间(The Long Dark Tea-Time of the Soul)：1988年，道格拉斯·亚当斯以此为题写了他的第二本德克·简特利侦探小说，2008年由BBC改编成六集广播剧。——译者

“电脑，”他说。

“来了，”电脑尖叫道。

“接下来呢？”

“正在计算。”

哇噢拜戈盯着犹如被珠宝点缀的璀璨夜空看了好一会儿，数以十亿计的星球好似钻石碎屑，不断向无尽黑暗挥洒光芒。每个光点，每颗星球，都在他的路线上。其中大多数他将拜访几百万次。

他想象片刻，用他的路线把天空中的所有小点都连接起来，就仿佛孩童的数字连线游戏。他希望从宇宙中的某个优越位置望过去，能见到一个非常、非常粗鲁的字眼。

电脑发出刺耳的哔哔声，告诉他计算已经完成。

“福尔芳嘉，”电脑说，然后发出哔哔声。

“福尔芳嘉星系第四颗有人居住的行星，”电脑又说，再次发出哔哔声。

“预计航行时间为三个星期，”电脑又接着说，接着发出哔哔声。

“到那里见一只阿-鲁斯-乌普-希尔-伊普德纽属的小蛞蝓，”电脑用哔哔声说。

“我相信，”电脑停顿片刻，继续用哔哔声补充道，“你决定管那东西叫‘无脑傻缺’。”

哇噢拜戈咕哝了一声。他望着舷窗外的宏伟宇宙看了一两

秒钟。

“我想打个瞌睡，”他说，然后解释道，“接下来几个钟头我们将经过哪些电视网覆盖的区域？”

电脑哔哔了几声。

“‘宇宙视像’、‘思维电影’和‘家庭脑盒’，”电脑说完又哔哔了几声。

“有什么电影我还没看满三万次吗？”

“没有。”

“哦。”

“有部叫《太空焦虑》的，你只看了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七遍。”

“胶片放到第二卷时叫醒我。”

电脑发出哔哔声。

“祝你睡得香甜，”电脑说。

飞船继续穿越无尽长夜。

与此同时，地球下起了倾盆大雨，亚瑟·邓特坐在岩洞里，度过了他这辈子最最糟心的一个夜晚，他一边想本来可以对那个外星人说些什么，一边扑打苍蝇，苍蝇也度过了一个糟心的夜晚。

第二天，他用兔皮给自己做了个小口袋，因为他觉得口袋方便装东西。

事过两年后，亚瑟钻出在找到更好的名字或更好的岩洞之前称为家的岩洞，觉得今天早晨无比美妙，令人心醉。

尽管例行晨叫又喊得亚瑟喉咙生疼，但他的情绪忽然间好得不得了。他把破破烂烂的晨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对明媚的早晨绽放笑容。

空气清新而芬芳，微风轻轻吹动岩洞周围的高秆草，鸟儿互相婉转啁啾，蝴蝶跳着轻快的潇洒舞步，整个大自然似乎蓄意要尽其所能让人心情舒畅。

不过，让亚瑟如此愉悦的并不全是这番田园美景。他刚刚有了个绝妙的点子，能帮他应付可怕的孤独同与世隔绝、每晚光顾的噩梦、尝试进行园艺活动的彻底失败和在史前地球上微不足道且前途渺茫的生活，答案就是：他打算发疯了。

他再次绽放笑容，咬了一口昨天晚饭剩下的兔子腿。他快地嚼了几分钟，然后正式决定要宣布他的想法。

他站得笔直，用坦然目光直视旷野和山丘。为了给字句添加分量，他把兔子骨头插进头发。他最大限度地伸展双臂。

“我要发疯啦！”他宣布道。

“好主意，”一直坐在石头上的福特·大老爷爬了下来。

亚瑟的大脑乱翻筋斗，下颏做起了俯卧撑。

“我疯了一段时间，”福特说，“带来的好处数不胜数。”

亚瑟的眼珠做着侧手翻。

“你看——”福特。

“你去哪儿了？”亚瑟打断他的话，他的脑袋终于热身完毕。

“附近呗，”福特说，“四处走走。”他咧嘴一笑，准确地判断出这个笑容能惹得对方怒不可遏。“只是把脑子从挂钩<sup>①</sup>上取了下来。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实在需要我，肯定还会打回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他从破烂不堪、没了形状的小背包里取出亚以太感应仪。

“至少，”他说，“我觉得世界打了回来。这东西响了有段时间了。”他摇摇那东西。“如果是假警报，那我非得发疯

---

① 指电话机的机座。——译者

不可，”他说，“再次发疯。”

亚瑟摇摇头，坐了下去。他抬起头看着福特。

“还以为你死定了……”他坦率地说。

“我有阵子也这么想，”福特说，“后来有几个星期我觉得自己是个柠檬，跳进跳出一杯金汤力，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亚瑟清清喉咙，然后又清了清喉咙。

“你，”他说，“在哪儿……？”

“找到的金汤力？”福特快活地说。“我发现了一个小湖，觉得那是一杯金汤力，跳进跳出玩个不停。至少我觉得它认为自己是杯金汤力。”

“也许，”他的笑容能吓得精神正常的人逃进树林，“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他等待亚瑟做出反应，但亚瑟知道他不该点评。

“接着说，”他淡淡地说。

“重点在于——你看，”福特说，“发了疯似的阻止自己发疯毫无意义。还不如就此放弃，把正常的心智留给以后。”

“你已经恢复正常了，对吧？”亚瑟说。“别误会，只是想问问清楚而已。”

“我去过非洲了，”福特说。

“是吗？”

“是的。”

“非洲怎么样？”

“这莫不是你的岩洞？”福特说。

“呃，是的，”亚瑟答道。他觉得很奇怪。将近四年彻底隔绝的生活过后，看见福特他又是高兴又是如释重负，就快哭出来了。而福特却恰恰相反，这家伙几乎立刻又开始惹人讨厌。

“真不错，”福特评论着亚瑟的岩洞。“你肯定很讨厌它。”

亚瑟都懒得回答。

“非洲很有意思，”福特说，“我在那里的举动非常古怪。”

他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

“刚开始我对动物很残忍，”他轻描淡写地说。“但只是，”他补充道，“业余爱好而已。”

“哦，好吧，”亚瑟警惕了起来。

“真的，”福特要他安心。“我就不拿细节让你烦心了，否则的话——”

“会怎样？”

“会让你烦心。但你也许有兴趣知道，许多世纪以后你们称为长颈鹿的那种动物，其进化造型由本人单独负责。我还尝试过学习飞翔。你相信我的话吗？”

“你觉得呢？”亚瑟答道。

“以后再说。我只想《指南》有言道……”

“什么……？”

“《指南》。《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不记得了？”

“记得。我记得我把它扔进河里了。”

“是的，”福特说，“但被我捞出来了。”

“你没有告诉我。”

“不想让你再扔一次。”

“有道理，”亚瑟承认道。“《指南》说什么？”

“什么？”

“《指南》说什么？”

“《指南》说飞行自有飞行的技法，”福特答道，“或者称之为诀窍更适合。诀窍在于学会怎么把自己扔向地面但又错过地面。”他有气无力地笑了笑，把裤子的膝盖部位指给亚瑟看，又抬起双臂露出手肘。膝盖和手肘处都磨得烂穿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什么进展，”他说。他伸出一只手。“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亚瑟，”他补充道。

亚瑟摇摇头，激动和困惑突然淹没了他。

“我有好几年没见过任何人了，”他说，“连个鬼影子也没有。我都快忘记怎么说话了。我不停忘记各种词语。要知道，我经常练习。我和那个什么练习说话，就是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只要你跟它说话，其他人就会觉得你疯了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就像乔治三世。”



“国王？”福特猜测道。

“不，不对，”亚瑟说。“是他说话的对象<sup>①</sup>。老天在上，那种东西包围着我们。我自己就种了好几百。可惜都死了。树！我跟树练习说话。但那有什么意义呢？”

福特的的手还伸在身前。亚瑟打量着那手，不明所以。

“握手，”福特提醒他。

亚瑟和他握手，刚开始还很紧张，像是害怕福特的的手会忽然变成一条鱼。他随即用两只手攥紧福特的的手，胸口大石落地的感觉排山倒海而来。他握了又握，握了又握。

过了一会儿，福特发觉他不得不主动脱离接触。两人爬上附近一块露头岩，勘查周围的景色。

“戈尔加佛林查人呢？”福特问。

亚瑟耸耸肩。

“许多人没有熬过三年前那个冬天，”他说，“到了春天，活下来的那几个说他们需要休假，然后驾着木筏出发了。按照历史记载，他们肯定没有遇难……”

“哈，”福特说，“好，很好。”他又着腰，再次环顾空荡荡的世界。福特身上忽然冒出了精神，仿佛有了目标。

“咱们动身吧，”他兴奋地说，精神抖擞得不时发颤。

“去哪儿？怎么去？”亚瑟说。

---

<sup>①</sup> 据说乔治三世曾在精神错乱的时候把一棵橡树当作普鲁士国王。——译者